● 随笔

灵感

梅桑榆

盖天下文章，或为“受命”，或为“硬写”，或为灵感所催生。文章出于受命，有时仿佛戴着脚镣跳舞、关在笼中打拳，纵然舞技再高、拳术再好，也无法得以充分施展；文章出于硬写，有时仿佛负重登山、涸泉取水，不仅要受不堪重负之累，甚至要尝一无所获之苦，而文章出于灵感，却大多是纵笔驰骋，左右逢源，下笔如有神助，而创作之乐趣，也非他人所能知、他人所能享。

灵感或如一束天光，倏然照彻脑海，令人思路豁然大开，萌生创作的冲动；或如冽泉涌穴、轻云出岫，故而落笔滔滔，思路如行云流水，一无所碍。灵感又如奇妙的种子，当它飘落在天才的头脑里，可以孕育出鸿篇巨制，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，灵感来自不知是谁刻在教堂墙上的“宿命”二字；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，灵感来自于路边一朵遭践踏的牵牛花，这种子即使落在非天才的文人头脑里，有时也可以产生佳作。故搞文学创作的人，无不为灵感光临而兴奋、而欣喜，或是于无灵感时设法寻找灵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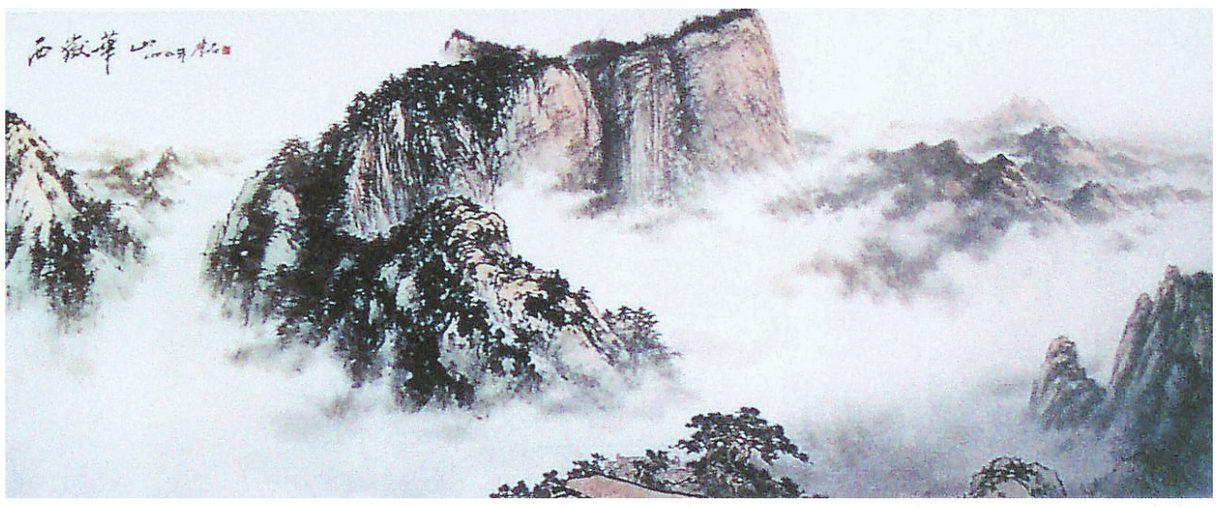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、诗人、学者，以种种奇招怪术寻找灵感的趣闻很多。德国诗人席勒，总要在书桌抽屉里放一些烂苹果，据说那种怪味，可以使他文思泉涌，若写作不顺，他便要打开抽屉，深深吸几口烂苹果的气味。民国学者辜鸿铭于构思写作之前，总要让太太坐在身边，把她的小脚伸到他的膝上，让他把玩一番，写作遇到障碍，也要把太太喊来，捏捏她的小脚，有时还要她解开裹脚布，把鼻子凑上去闻闻，或是嗅自己捏弄过小脚的手指，由于他能从太太的小脚上找到灵感，因此对人宣称，太太就是他的“兴奋剂”。作家贾平凹说他写作时，若思路“卡住”，一时写不出，便要到厨房里找个萝卜或红薯啃上几口，才能找回灵感，以致有朋友戏称：“幸亏你啃的是萝卜红薯，若要啃人参才能写得出，代价可就高了。”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习惯于靠旅游寻找灵感，她随身带着几本练习簿，随时把乘坐飞机、火车、轮船时想到的故事情节记下来，然后进行创作，而她的不少小说，故事就发生于旅行途中……

不过，上述经验，只能是个人独有，不可重复。烂苹果味，对于别人，不但不能有助于写作，还可能令有些人不堪忍受，据说歌德有一次拜访席勒，坐在他的书桌前，被烂苹果味熏得差点晕倒。至于深受辜鸿铭所爱的小脚的味道，似乎不佳，换了别人，可能会因之窒息。啃萝卜红薯，能为贾平凹找回灵感，使其思路畅通，但换了别人，恐怕即使买上一堆萝卜红薯，天天啃之，也未必奏效。克里斯蒂靠旅游找灵感，比啃人参的代价高得多，换了别的作家，于天南地北的旅游之后，也许可以写出几篇游记，恐怕难以写出像《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》、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那样的小说。

大诗人、大作家以独特的方式寻找灵感，一般文学爱好者，也有人心怀臆想，渴望“艳遇”。一位爱写诗的姑娘，每遇小雨天气，便独自跑到郊外，手里拈一朵花，或捏一把草，在田间徘徊，并且从不打伞，任凭雨湿衣衫，有人问她为何总爱冒雨在野地里转悠，答曰：“我在找灵感。”某人为“李白斛酒诗百篇”之说所惑，以为喝酒能喝出灵感，常常喝得大醉，哪知李白醉而能诗，该老兄却是醉而能睡。某人常于夜间外出，在空寂无人的大街小巷漫步，或是跑到荒郊野外溜达，夤夜不归，害得老婆经常担惊受怕，到处打电话，向朋友打听他的下落，他如此不辞辛苦，也是为了找灵感。更有人长时间不读书，不动脑筋，一年半载不动笔，却希冀灵感忽降，妙作天成，谓之“等灵感”。

其实，灵感只钟情于勤于思索、善于思索，且有创作天赋之人。灵感的光顾，往往在不经意之间，或是在车上、枕上、厕上，或是在案头、灶头、街头，或是于展卷阅读之日、闲坐看云之时，或是在与人闲聊之际，非刻意寻找者所能得，更非不爱动脑筋、不善动脑筋者可以守株待兔等来也。

可贵者胆 李可染



黄山 辛鉴铭

● 文苑撷英

张居正对句得金带

陈永坤

明朝政治家张居正（1525~1582年）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湖广江陵（今属湖北）人。他应对童子试时，适逢东桥公顾璘，见张居正乖巧伶俐，因而出对试试他的才学：

雏凤学飞，万里风云从此始。

张对道：

潜龙奋起，九天雷雨及时来！

顾璘大喜，即解下腰间金带赠送，说：“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出息！”

● 书林漫步

做一支思想的芦笛

宋子牛

杂文是一种思想的劳作，带刺的花卉，讨嫌的活计。在杂文园圃中躬耕，往往出力不讨好，有时还惹是生非。但老百姓喜欢、爱看，所以虽不是鲁迅时代，仍需要鲁迅笔法。信言不美，杂文，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和顽强生命力。

在颂歌盈耳、多栽花少栽刺的现实语境下，杂文的生长难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，写作者时感困惑，深以为苦。不是个中人，难解其中味。以为杂文可以率性为之，撒种即可见苗、催生成长的看法，显然过于乐观了。多数情况下，杂文作者很难一吐情愫、实话实说，甚至“找不着北”。往往要借题发挥，弄个话题和由头，曲笔写来，话外有音，含蓄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思虑。某些敏感话题、特殊领域，因人设限，更是不便置喙。借他人酒杯，浇胸中块垒，是杂文作家们无可奈何的写作常态。

这有点像“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”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，拥有“种植选择权”，种些有个性有特色的植物，比如玫瑰、蔷薇、仙人掌什么的。因而，只能望天收。但我的左邻右舍却是行家里手，善于打理，敏于发现，勇于捕捉。眼光的新锐，感知的快速，思谋的深刻，见解的独到，令我钦佩，自愧不如。

我实在不是一个种田好手。

渴盼着风调雨顺，更渴望拥有自己的田亩。像当年美国的思想家梭罗那样，撇开金钱和名誉的羁绊，跑到瓦尔登湖畔生活，多么惬意。可惜现代人做不到，因为心理负载过重，有太多的放不下。但是，追寻梭罗的心灵足迹，保有独立人格，让思想冲破牢笼，让身心远离名利，甘于清苦和孤独，将心灵彻底放飞，在放弃中砥砺思想的锋芒，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取向。

蒙田也一样。这位法国人文主义大师，以无知为出发点，对自我和他人进行追寻和探索，并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。他认为，“生活乐趣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”，而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。只有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，“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虚度此生，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。”对人生的参悟何等透彻！他提示人们，应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拥抱生命，感受生活的乐趣。

智者的心音，是我们永远的智慧启迪。

这些西方思想家，数百年前就已经找到了一种与自己性格和环境相吻合的生活方式，即精神层面上的孤独、严谨、求知和野趣。这是何等的睿智、勇气、冲淡和气度！而我们还处在思想的困惑与焦虑中，患得患失。这大概就是哲人与常人的思想距离。我已年逾花甲，苍颜白发，是“晒晒太阳”的年纪了，但对杂文写作不愿轻言放弃。还有坚持韧性精神，追随思想先驱的执著。我将一以贯之，继续耕耘。

走笔至此，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名言：如果我是一支芦苇，那么我愿做一支有思想的芦苇。妙哉斯言！用这种芦苇做成小小芦笛，尽管素朴无华，哪怕信口无腔，自由吹奏出自己的声音，“偶心”该是多么“荡漾”和快意！所谓创作的乐趣、诗意的作品，大抵如是吧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温暖的梦，手握芦笛，坐在自家的田埂上。

● 郑邑旧事

老郑州的手工业

杜丰芮 王瑞明

郑州的手工业，其中包括各种手工艺品的制作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早年郑州还是个小县城，民间匠人多做些具有浓郁特色的小手工业品出卖；搞建房的土木工匠较多，主要从事民居，特别是四合院的装饰石雕、木雕、砖雕、花窗为主。

民国初年，郑州的手工业生产发展较快。有不少来自江、浙、汉口、开封的刺绣艺人，落户郑州，看到社会几乎是所穿所戴无物不绣，从初生婴儿的“状元帽”、红兜肚，到青年人绣花鞋、袜、镶边衣裙、枕巾、手帕，生活用品的桌布、被面，乃至丧葬用的“老衣”等。再有绢花、绒花以及绒花球等。这种手工艺“花活”制作精致美观，有如绽开的鲜花，在当时极为流行。市场上所需的刺绣、绒花用量较大，故有的在住处挂个牌接活谋生，有实力的开个小店，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。

郑州历史上的手工业，除以上之外，还有玉器行（也称玉雕），虽不能算是普通百姓、穷人从事的行当，但它在过去却是社会上的一大行业。石匠一把凿子、一把榔头，凭着自己的技艺，一点点凿出成品来，这种行业包括的种类繁多，涵盖了玉石、水晶、鸡血石、翡翠、密玉等。旧时的郑州，玉器制品绝大部分是那些有钱有势、殷实富户人家欣赏或送礼留作纪念。铁路在郑交会后，来郑工作的“洋人”增多，这种高级消费品逐渐转向于那些国外人收藏。据行业老人们说：当时玉器行庄平时生意并不那么兴旺，然而一旦销出，一笔即值“万金”。因此，当时行业内有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之说。郑州玉器行，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行会组织叫做“玉行长春会馆”，设在长春路中段（现口腔医院北侧），当时行帮垄断着市场，囤积居奇，牟取暴利，玉器行的工人则受剥削，只能出卖自己的贱价劳动力。

玉器行业所包括的产品分为件活（如瓶、茶具、人物、鸟兽、花卉等）和零碎活（印章、玉镯、烟嘴、戒指等）两类。所制作的产品，做工必须精细，无论立琢，还是深浅浮琢等等，都要达到“鬼斧神工”的水平。郑州曾有一个来自湖北武汉谌家面的琢玉能手王秉宏，家住苑陵街，所雕“孔雀开屏”造型逼真，栩栩如生；“天女散花”构思巧妙，线条流畅，霓裳羽衣，宽带广袖，轻柔优雅，如履浮云。颇受人们的喜爱。能掌握这门高超的技艺，非短期工夫所能达到。

郑州历史上的手工业，还有宫灯、金银饰品；庙、寺、观内的石刻工艺，如石刻碑文、图案、人物像；草编等等，各具特色，各有春秋。

不过，新中国成立前的郑州手工业，生产组织十分落后，基本沿用作坊形式。那时的手工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，某些掌握高超技术的手工业匠人，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，保留自己的“绝技”，不予对外传授。

陆家衡书法

● 新书架

《咸丰十一年》

刘文莉

咸丰十一年(1861年)，旧历辛酉年。

这一年，是英、法、美等国要求“修约”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年，咸丰皇帝于春节前夕避走兵锋于热河。二月(1861年3月)，英、法公使进驻京师，建立使馆。

这一年，淮北人苗沛霖拥兵割据，联合太平天国和淮北捻军与咸丰帝“争山”。总理衙门“开印”办公，洋务内阁诞生。这年七月，咸丰驾崩，懿贵妃那拉氏的芳心在权势中异变。

八月，曾国藩夺取了太平军坚守了九年的天京门户——安庆。九月，慈禧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载恒、端华、肃顺、景寿等八大臣分别斩立决、赐死或发配，赞襄制度被推翻，同治六岁即位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“裁决”的新政治体制建立……

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，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，抽丝剥茧，记事，写人，梳理“天朝”向“近代”的历史走向。历史鲜活生动，人物有血有肉，文字清新可读，而不失历史之尊，为本书一大特色。

● 民间俗神

火神

大乔

西方的盗火者是那位有名的普罗米修斯，中国火的发明者则是传说中的燧人氏。不过，由于后世火种易得而火灾难灭，火神的名头就没给燧人氏，而附会给了另外几位管火、尤其是能灭火的历史传说人物。

火神之中，有三位最大的，即祝融、炎帝、回禄。炎帝之为火神，与其称谓有关。祝融、回禄作火神，在我们的古籍中就可以找到见证——古籍中多有以二火神的名字代替“火”字的。相传，祝融是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的孙子赤帝，是他教会了老百姓用火，并且诛杀过作孽的火龙。祝融的形象为头戴乌纱、身着红袍、白色面皮的官人。至于回禄，其身世不能清晰考证，他作为火神，更多的是与火灾联系在一起的，历史上人们常称火灾为回禄或回禄之灾。

除了以上全面职掌火的火神外，还有一些小的火神。比如阏伯，他是五帝之一帝喾的长子，专管火种，叫“火正”。他死在河南商丘县，当地有埋葬他的阏伯台；由于他被视为火神，所以这台也叫火神台、火星台。台上有火神庙，供阏伯神像。人们对这位火正多有奉祀，尤其是每年正月初七，民众都要来这里“朝台”，形成了盛大的地方性庙会。

火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，而对于从事金属冶炼制作行业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。旧时，铁匠都要格外地奉祀火神。《山东民俗》谈到当地的这种习俗时说：每月十五日早晨铁匠炉生火之前，先要敬香焚纸，求火神保佑火头兴旺；中午则包水饺上供，求火神保佑财源茂盛。

16

让苏南没想到的是，身子骨偏偏在这时不争气，抽冷子就把他撂倒在了东升。后来苏南觉得这么虚惊一场也好，索性提前将一层窗户纸捅破，把温朴也叫到东升来，自己早晚要对他们说的一些话，还是趁早送到他俩的耳朵里。

还没吃晚饭吧小温？苏南问。

李汉一接话道，我安排皇京做宵夜了苏部长，过一会儿司机拿过来。

苏南一听这话，就找到了下面谈话的切入点，笑道，好哇李局长，你这就开始关照搭档了。

温朴没听出搭档里的意思，话还在一个吃字上打转，问道，苏部长，李局长，你们也都没吃晚饭吧？

苏南说，都坐下吧，我们坐下来说。

李汉一和温朴先后坐到了沙发上。

苏南喝了口茶水，目光在两位脸上过了一下，就把两位裹在一层纸里的未来命运拎了出来。

李汉一，局长兼党委书记。

温朴，常务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。

李汉一和温朴的脸色，虽说没有突变，但也都在瞬间里失去了属于自然的常态，起码是皮肉都有些发紧，再就是呼吸也粗重了一些。

苏南动着感情说，于公于私，我这次都是尽力了两位，甚至可以说是拼了最后的人格和官场资本。选你俩在新班子里搭档唱主角，尽管不是最好，但符合现实，你们在未来工作中的互补意见或是建议，就是你们二位合作走向成功的共享资源。小温啊，在日常工作经验上，李局长可称得上是你的博士生导师，遇大事险事乱事，你要虚心求教李局长，这样你就可以少走弯路，集中精力在工作中求新求变，尽快融入大环境里，配合李局长把东升的工作做得更好，不然你就有可能成为热锅上的蚂蚁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哪样事也做不到让部党组和广大职工放心的程度。

温朴道，苏部长，您知道我一直都很尊重李局长，我会努力配合李局长工作的，请苏部长放心。

李汉一说，一个人的本事再大，也当不好这么大一个家，油盐柴米，大家的利益，还得大家呵护，温局长。

温局长？温朴脑子里一拐弯，才意识到李汉一确实是叫了自己温局长，心里禁不住虚悠了一下。

任命东升新总局领导班子的红头文件下来了，转天下午四点钟，部党组成员集体接见了新总局领导班子成员，李汉一代表新总局领导班子在接见会上发了言。晚上，在部机关食堂，部长超工作餐标准宴请了大家。

明天上午九点，新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在东升亮相。

对苏南和温朴来说，往明天上午九点过度的这个夜晚是百感交集的。吃过部长的宴请，苏南和温朴心照不宣地来到办公室。

温朴像过去一样，进门后先处理苏南的呢子大衣，然后涮来一条温手巾给苏南擦脸，最后再给苏南沏了一杯绿茶。

苏南坐进长沙发，捧起茶杯说，小温啊，现在我才好对你说，其实我是舍不得你离开我的。

温朴还没开口眼圈就红了。

苏南早就表过态，并且已经做到了，那就是温朴离开他以后，他就不再配备贴身秘书了，温朴将成为陪他走过最后一段工作之路的贴身秘书。

苏南拍了拍脑门，推开眼前的话题往远扯，说，小温啊，你就不想问问我有关袁局长的安排？

温朴哽咽道，苏部长，一山不容二虎，袁局长这也是顾全大局。

苏南叹口气说，部文联主席的位置，你觉得适合袁局长吗？

温朴抬起头说，那也是个正局级位置。

苏南摸着茶杯道，我跟工会孔主席交换过意见，他不打算再兼文联主席一职了。唉，自古官场无硬汉，衰老是生命对一个人的最终回报。

温朴盯着苏南把玩茶杯的手，盯着盯着就站了起来，默默不语取来文件包，从里面拿出装着指甲刀锉刀的金属盒，坐到苏南身边，打开盒子，首先取出指甲刀，什么也不说，甚至也不像以往那样看苏南一眼。

温朴拿起苏南的右手，轻轻放到自己的大腿上，低头剪起来。

咔、咔、咔咔……对两个男人来说，这短促而干脆的声音，听着熟悉而亲切，就像是在回放一段嵌入肉体的打击乐，酥软着血管和筋骨，尤其是苏南，当意识到这如音符一样旋响的咔咔声，今后有可能长久冬眠在记忆里时，正在被温朴修理的这根手指，情不自禁地软麻了一下。

12

连载

梁天荣被押进了县里的大狱。梁天乐与梁天虹在外边隐匿了十几天，那天半夜，兄弟二人潜回了梁家镇，纠聚起梁氏家族中一百多个精壮的汉子，持了刀枪棍棒，赤红着眼睛杀了乔玉乐全家三十余口。或许杀得手顺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就一鼓作气夜奔县城，砸开城门，硬闯进去，先去劫了牢狱。再把正睡得酣畅的许县长，从被窝里拖出来，乱刀砍死在县衙的台阶上。再之后，干脆一把火焚烧了雄县的政府衙门。

乔玉乐的大儿子乔振东，此时还在日本留学，匆匆赶回来奔丧。他在乔家三十几座新起的坟前哭晕过去了，醒过来就指天画地发下了毒誓，定把梁天荣一家斩尽杀绝。

梁天荣百思无计，也就只有上山为匪这一条路可走了。梁天荣先葬了父亲，再与梁氏的老族长商定了对策。老族长当夜召集族人到梁氏祠堂，开堂祭祖，当着族人宣布，梁天荣以及梁天虹梁天乐三家人，永远被开除梁氏族籍，之后，便连夜派人四处张贴，广而告之。

天光大亮时，梁天荣张着一双泪眼，长叹一声：“请族长赐天荣一个姓氏吧。”

老族长想了想，叹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天荣啊，你一家就改姓肖吧。”

由此，梁天荣变成了肖天荣。肖天荣就带着全家上了雄县的鸡鸣山。

按照《保定匪患的形成》（石东群著）一书的表述：肖天荣在鸡鸣山的威信很高。他性情宽厚，知书达理，对人和蔼。而他的两个弟弟却脾气暴烈，尤其是肖天虹，醉酒则乱性，经常打骂喽啰，轻则动口，重则动手动刀。被人称为“酒阎王”。

民国十四年（公元1925年）清明节将近，肖天荣带着妻子及两个儿子，由几个喽啰一路伺候，秘密回乡，上坟扫墓祭祖。本来也要带肖桂英同去，可肖桂英正在闹病，便留在了山上。肖天荣没有料到，雄县警察局竟是早早地埋伏下了，在半道上秘密抓捕了肖天荣一家。县政府担心夜长梦多，仅过了两天，就把肖天荣一家大小，包括几个喽啰，全部秘密处死。保定的绿林中传说，是肖天虹急于当大寨主，出卖了自己的哥哥。

肖天荣死的这年，肖桂英刚满十四岁。肖天乐肖天虹兄弟二人，当即按照江湖上子承父业的规矩，辅佐肖桂英接手了肖天荣寨主的位置。

肖桂英

肖桂英当了鸡鸣山寨主，只是空担了个名分。山寨的权利，完全交给了肖天乐掌管。肖天虹则对肖天乐的位置耿耿于怀，兄弟二人，经常争吵，还有两次，险些拔刀相向。肖天乐当了二寨主还不到三个月，一次在山寨巡视，竟然失足掉下山谷摔死了。江湖上后来有人议论，什么失足啊？肖天乐是被肖天虹派人从背后推下山谷的。

肖天乐一死，山寨里的事情一概由肖天虹说了算。他时常当着众人的面，恶语斥责肖桂英，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：“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”《保定三套集成》记载：肖天虹有一次喝醉了酒，要强暴肖桂英，却发现肖桂英并不害怕，只是嘻嘻哈哈地朝他傻笑，嘴里还一劲儿喊着肖天荣的名字，肖天虹心下一惊，顿时酒意醒了大半，颓然放开了肖桂英。

肖天虹这一回未能得逞的乱伦事件，肖桂英大受刺激，似乎变成了一个傻丫头，整天嘻嘻哈哈，满山疯跑。山寨的大事小情儿，她根本不闻不问，只是天天玩闹嬉耍。有一次她下山赶集，还从人市上买来了两个漂亮的女子，一个叫淑人，一个叫玉兰。据这两个女子自说自话，她们是两个窑姐，因接客的服务质量不好，惹恼客人，气坏了老鸨儿，才将她二人卖到人市去的。那天，肖桂英与玉兰淑人在山上疯跑，一没注意，脑袋撞在了树干上。起初，她还没觉得什么，渐渐地，她的眼睛就失明了。肖天虹不大相信，他早就怀疑这个年纪不大，却一肚子心眼儿的侄女，为什么突然变得傻乎乎的了。她不会是耍什么花招吧？肖天虹就找住在山下的柳河川大夫给肖桂英看病，柳大夫看过后，摇头叹息：“少寨主怕是终身失明了。”

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冬天的一个夜里，肖天虹又喝醉了，便带着几个保镖住在了肖桂英的房间里，满嘴轻佻话儿，喊玉兰与淑人过来陪他睡觉。让肖天虹兴高采烈的是，淑人和玉兰不但不拒绝，而且还争着要陪他睡觉，以至于互相对骂起来，肖天虹觉得非常快活而且刺激，便与这两个女子同时上床了。淑人便在床上与肖天虹游戏，玉兰则给肖天虹变戏法，淑人先用毛巾把肖天虹的眼睛蒙了，玉兰则把肖天虹绑了起来，肖天虹乐得乱笑。

3

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：450006 电话：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.00元